

文 學 叢 刊

短 劍 集

鄭 振 鐸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短劍集

鄭振鐸

有版權

平裝實

精裝

短劍集

鄭振鐸作

刊行者
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昆明路德安里十二號

印刷者

三一印刷公司
上海昆明路七十九號

特約經售處

開明書店
上海福州路

四川特約經售處
成都開明書店

巴金主編

文學叢刊

第一集

共六十冊

路 故事新編	茅 盾	魯 迅	巴 金	沈 從文	張 天翼	靳 以	魯 彥	艾 蕪
神 鬼人	飯 餘集	羊	短 篇	短 篇	短 篇	短 篇	短 篇	短 篇
八 駿圖	何 穀天	吳 組緬	蕭 軍	鄭 振鐸	麗 尼	曹 禺	李 健吾	卞 之琳
團 圓	短 篇	論 文	散 文	劇 本	劇 本	劇 本	劇 本	詩 集
珠 落集	黃 昏之獻	雷 雨	以 身作則	魚 目集	短 篇	短 篇	短 篇	短 篇
雀 鼠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
南 行記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	魚 目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

二十五年三月再版

序

我從不曾利用文字使意氣的罵過人。我對於同道的人總是持着最寬容的態度——甚至有時過分的採取了犯而不較的辦法。但這並不是表示我不會罵過人，不曾和人打過筆仗。我所寬容，所不欲較量的乃是同道中人，或承認他們並不是向反對的方向走去的人。十年前，對於創造社的諸君，近來，對於報紙上的許多幼稚的批評和誤解，我都是用這個「犯而不較」的辦法的。我相信，一走上意氣的謾罵之途，對於雙方都是無益的。徒爲親者所痛而仇者所快耳。而「批評」也並不就是「謾罵」。把批評作爲洩憤的謾罵的工具，這是最可痛心的。而所爭執的又往往都是那樣細小無聊的問題！何苦多費筆墨呢？也許，有人曾利用了這，得到了什麼便利也，也許，竟有人誤會我是被屈伏了。但我都不屑辯。（但那誤解有時竟還不能消除！）

但我却不是一個沉默者，一個與世無爭的人，我有時是很憤激的，是很勇敢的，不怕什麼權威和力量的。十餘年來，我是不時的在和惡勢力爭鬥着，有時竟至短刀相接。所謂惡勢力，方面是很廣大，但特別是「文壇」上的我與之接觸得最多，搏擊得也最凶。

這種「文壇」上的惡勢力，最可怕的有兩種：第一種是腐化的傾向，那便是，關緊了大門，一切不見不聞，帶領了一部分可憐的青年們，在做「唐詩」填草窗，玉田詞的，以為天下最好的文學已盡于斯。可憐的人，終生只會寫什麼「金陵王氣暗銷沉」或「回首天涯歸夢」一類的不落邊際的虛偽的感傷主義之作品。打破了他們的狹的籠，拉他們到光天化日之下，叫他們看看文學的世界究竟是有多末廣大，多末美好，那便是我們所曾努力，——所要努力的。

第二種寫惡化的傾向，那便是，依附了近代式的都市的言論機關，投合着讀者們的低級趣味，寫作着無所不寫的黑幕小說以及鴛鴦蝴蝶派的東西的；他們引導

了意志未危的青年們向不健全的墮落的途上走，更可怕的是，那種惡劣的精神的病菌，一傳入了青年人的人心胸，他們便也習于輕薄，以評花品菊爲生涯，（如今是在寫什麼某某皇后起居註了！）以發人陰私爲得意。竟至天下滔滔，四面都是冷眼暗箭，瀰漫着無端造謠的空氣，連一點清明剛直之氣都被遮罩得看不見。這還成爲什麼社會！無可救藥的，任他死滅吧。但青年人必須救出于這個危險的漩渦中。十餘年來，我們所口誅筆伐的，所大聲疾呼的，大半都是針對此種輕薄的傾向而發。

我不知道究竟我們會收到了什麼效果，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：我們同道的人是一天天的多了。雖然黑幕派，也曾借屍還魂，不時的出現于官報乃至學校的刊物上——這當然格外的可痛心；雖然還不有少大學裏的文學教師們在課堂上迫着學生們寫律絕詩，寫草窗，玉田詞；（乃至以此種古體詩作爲月課，強迫全校學生交卷的也有）然我不相信，這種現象會再延長多少年。關於這一類的攻擊的短論小評，我曾在上海的文學週報上繼續的寫了七八年。前三年回到上海，剛把他們

整理爲一冊，覆讀了一遍，覺得還不是完全無用，便想把他們付印出版。接着便是「一二八。」這冊雜感竟隨了東方圖書館化爲灰燼。

三年來，文壇上的那些惡勢力還不曾消滅。我忍不住，又說了不少話。現在把牠們集在這裏。

雖說是不客氣的罵，不容情的下攻擊，但我所罵，所攻擊的，却祇是一種傾向，一個現象，一件事實，或一個集體：從不會對某個人，或某個團體而發。因爲我相信，攻擊某個人，或某個團體是無益的，即使成功了，那傾向，那現象却是依然存在的，正像在打倒軍閥的運動裏，殺死了一二個軍閥是一點沒有用處的。

假如有什麼人覺得是被刺痛了，或被碰傷了，那該向他告個罪，並不是有心的，並不是特地對付他的，只爲的他是那個傾向之中走着的，既掙擊那個傾向，當然也未免要掃蕩到他了。

目錄

上輯

「詞」的存在問題·····	三
標點古書與提倡舊文學·····	九
學者與文人·····	一五
從「不文的文人」說起·····	二一
兒童讀物問題·····	二七
中國文學研究者向那裏去·····	三五
中國文學的遺產問題·····	四三
論文學的繁簡·····	五一
向翻印「古書」者提議·····	五七

下輯

元明之際的文壇的概觀·····	六九
元代「公案」劇發生的原因及其特質·····	一一一
淨與丑·····	一四九

上

輯

「詞」的存在問題

詞是什麼？從前名之曰「詩餘」，曰「長短句」，而今日則皆知其爲「詩」的一支；其和五七言詩的區別，正像唐代律詩之和漢魏古詩或周秦四言詩的區別，毫無二致。

所以當胡適之提倡詩的解放的時代，是連詞也被解放在內的。不料事隔多年，竟又有什麼可笑的「詞的解放」運動產生！

根本上不明瞭什麼是詞，什麼是詩，還戀戀着「詞牌」的空殼子，而僅僅裝上了俳優式的調笑語，而公然亦名之曰「解放」，我真將爲「解放」二字一痛哭。

詞是可歌唱的詩。但當詞不復能夠歌唱的時候，詞體便已只賸下一個空殼子了，牠失掉牠的生存的意義，失掉牠的在文壇上重要的地位，只是苟延殘喘，被若干

迷古的文人學士們所追摹着而已。五代宋詞是活的，明清詞便只是偽擬古主義的產物。所以任憑是敦厚的劉基，是生龍活虎的陳臥子，是淵博的陳維崧，朱彝尊，是清雋的納蘭成德，都是不能當行出色的。王國維論詞，頗多特見；他對於自己的詞也大有自負之意。然而他的人間詞，在實際上只不過是李後主的輿台而已；也許學得有幾分像，然而終於是贗鼎。

明白的人知道要走上別一條路才可生存。故元人向北曲走去，明人向南曲走去，明末人便也競寫着掛枝兒，銀紐絲，羅江怨，吳歌，而不再作什麼水龍吟，玉樓春。同是「長短句」，爲什麼不「填」可歌唱的活的歌曲而要「填」什麼已死殭了的「詞牌」呢？用過倍的精神，然而所得的卻是空虛！天下吃力不討好的事，孰有過于此者。

所以「詞」固不必「填」，而詞的「解放」則尤爲多事。除了憐恤其無知以外，別無他話可說。

如果有人要寫些新的「長短句」來自己唱的話，其應當走的路，只有兩條：

(一)是自度曲，即他爲一個製曲家，會自己作譜，創造若干新的歌曲出來；

(二)是採用了民間的歌曲或西洋歌的曲譜來做切切實實的「填」的工作。

這是活潑潑的有趣的事業：有志的人爲什麼不一試身手呢？前途的偉大，誰都看得出。今日歌壇是那末寂寞，可唱的歌是那末少！中學，小學的唱歌集有幾本是拿在手裏有些分量的！

正是才子文人們最好的一個創造新體歌曲的時代！白居易，韋莊，劉禹錫，李後主的出現，是不會在另一個時期的，而關漢卿，馬致遠，張小山，喬夢符的產生，也正在像這樣的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！

走新的路，不要再徘徊瞻顧！向後走是一條死胡同，走不過去的。

活人要聽活的歌曲，做了曲或打了譜，立刻便可在無數活人的口中歌唱出來，這是如何愉快的事呢？王伯良曲律盡力鼓吹着做南曲也爲的是聽自己的歌被歌

唱出來，其感動之情是言之不能盡的。

數十年來，詞運總算是亨通的：四印齋，雙照樓，彊村所刊的叢書，其精備是明清人所未嘗夢見的。爲了他們的提倡，今日得其餘瀝的，也還足以「擁皋比」而做「大學教授。」因此便夢想着一個

詞學昌明

的時代的到來，在猖狂的鼓吹着青年們的做詞；儘管不通，他們會改得清順的。即使完全不會做，也可以有人會代做，或馬馬糊糊混過去的。故大學之所謂「詞」的講座，幾完全消磨在「詞」的作法之中。

這不是把不正確的迷古的毒素向青年們輸送麼？由這種「詞學家」包辦了詞的講授，新歌曲還會有出現的時候麼？

「詞」的講座，自然該設立，「詞」也不是不該研究。卻單單不是爲了昌明詞道。這是大學主持者或教授們所該明白的。現在，對於古文學乃是一個總結賬的時

代。我們研究，我們講授，都沒有反對的理由。我們用較新的眼光來研究舊文學，這是必要的。如果要藉講授之便而散布毒素，而迷戀乃至追摹古作甚至要強迫一般青年們同路走，那便非反對不可了。

掃除這一批爲真正古文學研究者的障礙物的「傳教者」們，爲了新的文學發展上的必要。

新的大路是那末明顯而坦蕩的擺在那裏！

